

人世间

忘不了那碗手擀面

刘卫东

手擀面现在可以经常吃到，过年过节吃，朋友聚会吃，参加喜宴吃……但我唯独忘不了那一碗手擀面。

有一天，快下班的时候，接到了老妈的电话。

“东，你今天有空吗？你大姨家的表妹今天来了，拿了一兜芸豆和一只山野兔，我给你做你爱吃的的手擀面。”“东”是老妈对我的专用称呼，我说：“行啊，妈，我回去。”

我是老师，还担任班主任。说实在的，自从踏上这个岗位，就是全天候的，起早贪黑，风雨不误，吃住都在学校，平时很少回家。老妈很支持我，总是跟我说：“别想家，好好工作。”偶尔回去一次，和父母一起吃顿饭，对我来说可能感觉不到什么，但在父母心里一定会感到极大的满足和快慰。

我跟学校请了假，把手头的工作安排好后，就踏上了回家的路。

这条路再熟悉不过了。哪里上坡，哪里拐弯，哪里有河，哪里有桥……就是闭着眼我也不会走错。

夕阳衔着西边的山头，通红通红的，如火烧一样，迟迟不肯落下。微风吹在脸上凉凉的、痒痒的，心中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这条路以前是沙土路，很窄，我上学的时候，每天至少要走两个来回。后来变成了柏油路，宽阔多了，我也参加工作了，走的次数少了。不过，不管怎么变，这条路永远通向我家。

走在回家的路上，天边的火烧云一如我家小红楼的颜色，家的温馨涌上心头。

以前生活困难的时候，主食以粗粮为主，就是玉米面和地瓜干，偶尔能吃上大米，家里那点白面，要等到过年过节或者家里来了客人时才能吃。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能吃上老妈做的手擀面。

记得有一次，大姨和表妹到我家玩，老妈拿出了久存的白面做了顿手擀面。老妈先给大姨和表妹各盛了一碗。“孩子先吃。”大姨说着，就把她那一碗往我面前推。“他姨，哪儿有孩子先吃的，你先吃着，孩子有。”老妈说着，给我也盛了一碗。

手擀面是芸豆卤的，还漂着鸡蛋花，滴了几滴香油，那个香啊。我管不了那么多，三口两口就吃完了，还用余光瞅了瞅锅，没有了。意犹未尽啊，我知道不能敞开吃，老妈还一点儿都没吃呢。

如今，我当了老师，原来是孩子的我，现在成了孩子王。这次回家，我要向老妈报个喜。因为今天的月考刚刚揭晓，级部前十名我班就占了四名。我辅导的学生，在华东六省一市暨香港特别行政区作文竞赛中获得一等奖，我还获得了优秀辅导教师奖。

跨过那条铁路，拐个弯，就到家了。熟练地开门进屋，满屋充溢着饭菜的香味，让人顿时感受到家的温暖。

老妈说：“东，回来了，快点洗手吃饭吧。”“坐吧。”老爸说话总是极其节省。

桌上已经摆满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大葱也已经剥好，嫩白嫩白的，旁边还有一碟面酱，这激起了我的食欲。桌子的一角还放着一瓶起了盖的啤酒。我知道老爸是不喝啤酒的，这瓶啤酒肯定是给我准备的。正想着，老爸把啤酒“咕嘟咕嘟”地斟满了一茶缸子，细腻的白色泡沫颤颤盈盈地都快要溢出来了，然后放到我面前，说：“你喝。”依旧是节省得不能再节省的文字。我端起茶缸，说：“祝老爸身体健康！”

老妈嫌我吃得少，一边夹菜一边说：“多吃点。”

“东，知道今天为啥叫你回来吃饭吗？”老妈看着我问。

我愣愣地看着老妈：“不是你叫我回来吃手擀面的吗？”

“这应该是长寿面啊！”老妈点破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啊！”说罢，老妈把一大碗长寿面端了上来。依旧是芸豆卤的，不仅漂着鸡蛋花，面里还卧着一个鸡蛋，依旧滴了几滴香油，还是那么香。

“祝你生日快乐！”老爸说。

工作忙，我都忘了生日这码事了，可是爸妈没忘！对老妈来说，除了过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日子。惭愧啊，我却记不得老妈的生日。

我不禁鼻子一酸，可还是忍住了，低头开始吃面。我在心里发誓，现在工作了，有收入了，从今往后，老妈的生日宴我包了，再给老爸买瓶好酒。

记得一名叫坂本一敏的日本人，他花了30年的时间，走遍中国450多个地方，只为寻找心中最爱的那碗面。上海雪菜肉丝面、兰州牛肉拉面、北京炸酱面、宜宾燃面、桂林马肉米粉……这些都让他赞不绝口。虽然我没有吃过这些面，但我最爱吃的就是老妈做的那碗手擀面，那碗特意给我做的长寿面。



他们是列车“美容师”

张继勇

“叮铃铃、叮铃铃……”闹钟只响了两三下，老蔡就从被窝里一骨碌爬起来，简单洗漱后，匆匆忙忙地扒拉了几口爱人做的早餐，就出门赶公交车去了。

老蔡要去的地方是烟台运用车间（客整场）。这个车间位于蓝烟线烟台站区西芝罘屯路87号，隶属于济南车辆段，担负着烟台开往北京、广州、贵阳、佳木斯，以及山东临沂、枣庄、曹县等方向列车的检修运用任务。

老蔡要做的工作是清洗绿皮火车的车皮。他做这项工作已有3年多，是刷车7人组中最年长的一位，也是刷车最快的一位。他今年已虚岁60，老家是山东聊城，年纪不大就出来闯荡，曾做过10多年的海员。现如今，不服老的他还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

老蔡还是第一个到达客整场。而后，老张、老尚、老朱、老李、老王和我先后到达。

来自烟台本地的老尚、老王和来自泰安的我同岁，都是57岁；来自山东曲阜的老张54岁；来自内蒙古的老李53岁；来自山东郓城的老朱52岁，他也是刷车7人组中最年轻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为了照顾孙子离开家乡来到烟台的。

当天的气温很低，东北风6—9级，雨夹雪。虽然大家都穿上了绒衣绒裤，在寒风中还是被冻得瑟瑟发抖。

上午8时许，列车做好了防护，可以作业了。他们听从指令，扛起先前盘好的60多米长、30多公斤重的高压水管向列车走去。当天共有5列、90节车皮需要清洗，平均每个人要刷近13节，这也是自国庆假期加列加厢以来比较多的一天。由于发往临沂的列车中午就要出库，他们加快了刷车的速度，手中挥舞高压水管的速度也比平常快了许多。这时，东北风也来和他们作对，顺着两列车体间的过道吹过来，一阵强似一阵，他们手中的水管和刷子也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喷出的水也是东一片西一片的，可他们还是咬牙挺紧手腕，尽量保持稳定，决不落下一丝一毫的空隙。不一会儿，汗水就浸透了衣衫，可大家没有停歇，没有偷懒，认真将车皮刷得一尘不染。

老张前几天请了3天假，十月初一回曲阜老家为今年春天去世的父亲上坟，今天早晨刚坐高铁回到烟台，顾不上休息就赶来刷车。他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劳模”，虽然刷的是全列车最脏的部分，但他刷得最干净，几乎一点瑕疵也没有。身高1.6米多的他又黑又瘦，腰弯了，背也驼了，如果队上安排他上夜班或者加班，他一点怨言都没有，几乎是随叫随到，而且有点小病小恙也从不请假。有一次，有人悄悄地问他：“为何病了也不请几天假？”他说：“都这个年纪了，能有份工作不容易，要珍惜啊。”

老尚几乎就是个“铁人”，上了白班还要上夜班。这不，上个星期二他感觉胃不舒服，不得不请假去医院检查。通过做胃镜，医生告诉他“胃里有出血点，需要住院治疗”，可他记挂着刷车工作，没有住院，只在家休息了两天就拖着病体来上班了。“老尚啊，咱都这个年纪了，可要保重身体啊！”他却乐呵呵地说：“放心吧，兄弟，我这身子骨杠杠的，没问题，晚上回去挂个吊瓶，几天就好了。”闻听此言，大家竖起大拇指。

最美不过夕阳红，“列车美容”我最行。寒风中，几位年过半百的刷车人，依然奋斗着。随着我国高铁技术的不断革新和发展，绿皮火车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这些刷车人也将被逐渐淘汰，一代代刷车人的足迹也会湮灭在历史的尘烟中，但是一代代刷车人创造的刷车精神必将永存。

寒风依旧呼啸着，烟台客整场的刷车工们还在奋力地舞动着高压水管，水是凉的，可他们的心却是热的。当一列列经过他们双手“美容”过的列车驰骋在祖国大地上的时候，他们的心中总是美滋滋的。

诗歌港

情海(外一首)

倪誉晏

凝望夜的幽深
看不清的落叶，满地沙沙
空气中幽灵、幻影
总是惊起如痴的岁月

黄花瘦别，雨残心事
追逐着耳畔的风告诉我
飘荡、梦幻、流光溢彩
还是千层浪的喷涌
织就了
仅是一场烟火的壮烈

玉的深情
隔着天的帷幔，与黑夜对视
一层轻纱虚掩的
也许只是暗处的忧伤

夜深人静

我是在这样的灯下
书写工整的笔画
你说，等你的归期
是我写厌了撇和捺

笔墨的蜿蜒连接起来
有我们的距离长吧
我是踏着墨的清香追赶你的足迹
还是在月下遥望着你的家

夜静时，有几户人家
屋里有温暖的饭菜佳肴
勺铲在锅里翻动着
期待心里飞出了鸟儿
把爱的根深深地扎在相思树下

市作协创作基地 在璜山书院揭牌

本报讯（通讯员 北芳）日前，烟台市作协创作基地和《万松浦》杂志烟台读者俱乐部市直分部同日在璜山书院举行了揭牌仪式。省、市两级作协会员60多人欢聚一堂，共话文坛喜事。烟台市作协主席王秀梅，副主席胡剑华、李华，烟台市社科联秘书长孙鹏，璜山书院院长邢纪波等应邀出席揭牌仪式并颁发了聘书。

烟台市作家协会创作基地和《万松浦》杂志烟台读者俱乐部市直分部成立后，将依托璜山书院大力倡导各种形式的文学阅读、创作和学术交流活动，力争把基地和俱乐部办成作家、文学爱好者、读者的乐园。

璜山书院以讲学、藏书和传承文化为己任，作为“山东省年度最美书店”“最美阅读空间”，本次揭牌仪式后，将大力倡导各种形式的文学阅读、创作和学术交流活动。同时，计划众筹出版《老物件上的胶东风俗》，发扬“烟台老街故事”的创作思路，发动更多作家积极参与《烟台故事》丛书的整体写作和宣传，为发展烟台文旅事业和丰富烟台百姓文化生活贡献力量。